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李樹元

資治通鑑前編卷六

宋 金履祥 編

周武王

己卯十有三年一月癸巳王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大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泰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為是廣

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為憾今從朱子孫之十三年云朱子又曰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

武王編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之義作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昏昂畢見日短極基踐長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極建子始昏北指

陽氣虧草木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雪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収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災順天革命改正朔度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眂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是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也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偽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文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泰誓上篇曰惟十有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舉兵亦謂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説也詳見湯誓惟天地萬物父母為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章明為君之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物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此章明紂失為君之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以爾

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為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武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别從那一邊做事横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大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大王自立家基如此爾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此章承上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

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力度德二句蓋古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況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上文言弗承天誅紂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封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祟土為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為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為追書是嫼聖人之事而文之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為君之責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泰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徇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吉人為善而自足則善心怠而入于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以善惡終不可移也益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今商王受力行無

度播棄犁老犁當作黧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敘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籲告于天呂氏曰為善至極其至治馨香為惡至極則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之也喪去聲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

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未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監矣

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休祥之多也治亂曰亂一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名公奭太公望畢公榮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計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衆如林是亦勍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揚舉侵入也謂已渡河入于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于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于此可見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謂寧特我非彼敵之心所謂先為不可勝以持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

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于悠久也

已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六師武王之兵也此王武王自誓其衆士也

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甚分明益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謂皆惡之一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惰弗敬自絕於天結怨于民紂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受狎而暴殄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惡之一類所以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也下文詳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此皆狎侮五常之實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也已上皆叙其自絕于天之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則德不孤務本則刑不濫三句亦古語爾衆士有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迪踏也殺迪為果果敢為毅登成也乃辟白謂也紂之惡固毒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于周人者獨虐此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讐其惡深曰登乃辟其分尊曰有顯戮其辭嚴與上中二誓不同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文已述紂惡之彰此又以文王為善一類其彰著應致如此以形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一篇之內舉紂與文王善惡之類相形如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直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泰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立學官其時有張霸僞書泰誓三篇行于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書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僞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泰誓三篇辭迫而激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于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于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淫于桀周文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于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意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

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如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大盡即辛酉朔庚申朔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

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事戒司空主土治壘辟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徒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師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蜀邑之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巧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立而密布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此古語引之以言紂嬖妲己以致亂亡之因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婦妲己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尤備遺王父母弟言王父母所遺諸孫並從弟也不廸以不道遇之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惟恭行天罰固不在于邀功亦不在于多殺愆過也不愆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言之以致丁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士也戒殺降也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總兹三勗哉以勿勗于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之口豈獨此篇為全書乎

履祥按泰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時將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酋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内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為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于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于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

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
殄乃讐則為周人言之不廸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
之辭也非所以施于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于牧野
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黄者簞食壺漿者必將
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于家與施之商邑
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之故上下均于誓
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
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王入商

乃反商政武成篇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

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

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

本作函說者謂楯其意謂軍中有楯耳無杵也要之函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函濕耳作杵聲誤解作楯者尤非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逸周書曰王紂王天智玉琰玉瑲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五在火不銷武王特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遂入至紂死所殺妲己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紂之三

朱子謂未必如此今削之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曰前驅有九旒雲罕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蓆藉之名諸侯病曰負茲逸周書作傳禮註謂相禮也名公奭贊彩師尚父牽牲尹使逸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於天肆予小子再拜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已上逸周書大同小異　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見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

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惡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鶡冠子曰商容枸　孔氏曰商容賢人紂所貶退處于私室

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名太公而問曰入殷奈何說苑曰將奈其士衆何　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咠餘咠一作胥　鄭氏曰咠餘里落之辟說苑作餘胥又二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

毋使有餘烈說苑無此二句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說苑作武王曰大乎天下矣大紀曰王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殺民習于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

遂入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閎夭封比干之墓逸周書同

而民知方曰王之於仁

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玆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

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

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末崩十二三年紂罪不悛天命已絶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王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王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存名教而于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録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説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史記曰封商紂子禄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禄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

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俘正殷𥅆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至告以擒宣方　履祥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益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弇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逸周書史記皆先言管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耳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管蔡之過亦幸而有康叔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　李校書訛是歲閏二月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康誥　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

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予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十胡氏之說也葢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自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及深信於此可見　蔡氏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謂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吾其弟乎或又為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子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

采師尚父韋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小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蔡氏曰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蔡氏曰明德慎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

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及邦漸以修治至豐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吴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也 按東王云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益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

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

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于天意義爲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親文王子聞德言爲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依其所言佩服于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政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政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乂其民者可謂弘于天矣德之在我者益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爲能不廢王命保人知訓康保更五成文皆謂治化耳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

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

乂民封為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頑責重是益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逸于其國哉矣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諶耳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民難保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為逸豫則乃所以乂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此按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豈在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于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大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已猶云無他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

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與新民終之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此下慎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己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自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可不殺比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詿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葛孔明所謂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

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有叙為政固有次序謂先求諸己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定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財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乂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于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益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臬謂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

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違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後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　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人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為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生為司寇耳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

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次就也承也遜也暋强憝惡也此承上章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彝法刑殺皆盡于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于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口以為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為下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宄殺又而奪之之貨暋然强悍不畏刑殺古人心罔不憝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

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承上章罔弗憝之文謂惡有大于此其可惡又有大于此者若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明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于如此而我為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說文云戟也虞書

憂孽蓋孽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别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爲惡者蓋背公行私爲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其速由兹義以爲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説爾雅憂禮也註謂常禮也不率大憂作不率常禮亦通　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兹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兹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大又在責臣之不忠君者臣之表臣之不忠為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子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于其家人以至于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德為政之義也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

在厥邦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于民又嚴于臣又嚴于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

商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

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絶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之服命高其聽勿畀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殄享為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為一國病也弘王子民以一人之制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蓋不爾也

酒誥蔡氏曰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告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詩作沬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即邶也豈沬乃衛地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于沬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

土厥告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士也以謚稱曰文考以世次曰穆考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毖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毖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勑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太祭祀設耳至于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為罪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

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太命小子即凡公卿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游子弟者是也我民迪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酒于酒故文王每語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温清視膳洒掃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于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語教之至于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為惡然為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為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為小也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

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耇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惟謂羞老與羞于君也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膳爵執膳爵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諟省察也凡所作為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

可以交于神明故克饈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几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飲食醉飽惟祭祀事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為王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正毖酒之效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

自逸矧曰其敢崇飲此述商之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于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為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棐有恭謂匪外為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于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下章始言為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為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治事之臣内服者在内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

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承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君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事而已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彛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此述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殷惟以敬畏而與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用宴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子倮而相逐也比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與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故天遂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大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此接上章兩節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

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可不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而深以酒戒妹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毖與誥毖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當劼毖之也太史內史殷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也農夫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一日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侯治殷

固必用力誥毖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尊官又可不毖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可不毖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為爾之副貳又可不毖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為國君不可剛制于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叙君臣具述後王沉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令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誥毖之也紂之淫酣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為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鮮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勝皆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為武庚所醉卒陷于惡云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

皆有司治之無敢而怨羣飲非奸宄即叛亂可知爲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乃湎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爲亂且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蠲監拔之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爲事又弗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因酒而爲汙穢之行者

王曰封汝典聽朕

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湎酒則民將皆湎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峰胡氏始正書叙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如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也然則二誥雖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于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沫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于衛但不知何時康鄘

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爾至于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陽今華州桃林今陝府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祀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注反當為及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帝舜之後于陳下車而封夏后氏

之後于杞　殷之後于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大紀曰大建公侯于天下封黃帝之後于祝唐帝之後于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于陳以胡公之父虞閼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之杞封紂子武庚于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

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得神農之後封之于焦封尚父于齊都營丘爽鳩氏之墟封周公于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于燕庶叔高于畢古史謂畢公盖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史記稱公為周同姓盖不考之過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于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郕季載于冉封庶弟叔繡于滕叔鄭于毛又封諸叔于郜于雍于邘于郇于豐號仲號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于盟府仲封于西虢實故夏墟叔封於東虢都制初泰伯仲雍奔荆楚採藥于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句吴泰伯卒無子仲雍嗣為吴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吴矣因封之曰吴伯復封章弟于故夏墟是為虞仲泰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本稱虞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之君故亦曰虞仲封少昊之裔玆輿于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于邾封四

岳姜姓文叔于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于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彝作分器　古史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于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太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武王之穆有邘晉應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太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虛其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晉獻公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郕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郕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高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原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

作韓奕凡在周事屬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瞻卬召旻之詩邢常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賢惟胙季載為周司空卿侯為諸侯伯與郜雍酆邗應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朱子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周書謚法解曰周公啟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後作謚法謂因始制文王之謚而制謚法也謚法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謂人之終將葬則謚之也遂序謚法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

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賦一作副敬賓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一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強直理曰武威強叡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武大志多窮曰武大志行兵多所窮極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長弟曰恭執禮敬賓曰恭芘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淵源通流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譖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曰定諫諍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曰獻聰明叡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

節曰孝執心克莊曰齊資輔供就曰齊有所輔而共成也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傾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强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供已鮮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布綱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耆意大慮曰景法者强也恐按者如者定所功之者謂意所期指猶云景慕也清白守節曰貞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曰貞强以剛果曰威猛以强果曰威彊毅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服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大親民而不殺外内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叡圉克服曰莊死于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

不遂曰莊　克殺秉政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執義揚善曰懷　慈仁短折曰懷　短未六十折未三十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　象方益平曰敬　善合法典曰敬　述義不克曰丁　述而不悌曰丁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為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　注愆過也按說文從寒省作㥶即愆字也　死而志成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　極知鬼事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　死見鬼能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不顯尸國曰隱　隱拂不成曰隱　中年早夭曰悼　肆行勞祀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不思忘愛曰刺　愎狠遂過曰刺　外內縱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在國逢難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　在國遭憂曰愍　早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早孤捐位曰幽　壅遏不通曰幽　動祭亂常曰幽　易神之班　克威惠禮曰魏　克威捷行曰魏　去禮遠衆曰煬　好內怠政曰煬　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勝　成德剛武曰闓　聖善周聞

曰宣治民克盡曰使克盡無恩惠也行見中外曰慤言
表裏如一也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
曰譽心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
生其國曰辟生于外家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應曰知
凶年無穀曰糠不務稼穡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
戾溫良好樂曰良怙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
動民曰躁慈和偏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
忠思慮深遠曰捍恐當作悍詳自作多近于專息政交
外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寔曰夸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
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逸天虐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
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
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
複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
而無眚為平亂而不損為靈內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轉

一作失忘無傳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會也勤勞也遵循也彝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懷過也錫與也犧虛也瘝聖也悉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恐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久也　太紀曰祀于太廟始定祀先之禮諱名立謚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

大告武成武成曰越三日庚戌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

柴望大告武成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繼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又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

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三月既死魄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維四月既旁生魄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古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兄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 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辰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

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于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据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契為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泰誓牧誓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盖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盖大邦以强力自負然畏大王道德之强不敢肆也大王自爲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未成商而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底商之罪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謂當有闕文朱子謂當有逃避警戒之辭若湯誓之云愚皆從子王予參訂以底商之罪係于此粗爲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密盖湯誓誓亳衆而未及諸侯故湯誥誕告之辭加密泰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

之辭或不待加詳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與諸侯更定儀等及命之之辭朱子謂史臣之辭云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日既王之後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朱子曰強者以力自矯之謂若徇其所偏不自矯揉則終于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

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為銘焉于機為銘焉于鑑為銘焉于盥盤為銘焉于楹為銘焉于杖為銘焉于帶為銘焉于履屨為銘焉于觴豆為銘焉于戶為銘焉于牖為銘焉于劍為銘焉于弓為銘焉于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呫口戕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于忿疐惡乎失道于嗜慾惡乎相忘于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居妖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

採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王訪于箕子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于武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騭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冥然生長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以彝常條理

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爲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問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此言洛書所爲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然後畀鯀陻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爲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叙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此亦其理也

初一說見虞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

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其餘八位與數而縱橫湊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禹敘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乂治民也明辨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禹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疾病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

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朱子曰下去聲上上聲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此下九疇之目

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倣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于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

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于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斂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此五事之目其序全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為極者專本于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敷用之言盡之而箕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襲頹起惰故肅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徹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于思能通微則聖人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歲四時也月晦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羲和之職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

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昬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皆曰此五紀之得令從之蓋歲月日星辰之度與其于歷數箕子于此特以其切于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燮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冐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于官師庶尹人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羣臣貞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故

既易旨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有不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先行每月周天則人以日為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各有變與此但舉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狥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星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于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修八政于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為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傳氏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于王于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極之下以為皇極經文上文所謂歛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常側欹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己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己私之見于事也反側己私之變于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為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所以為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于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狥己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為而皆可安行于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

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安歸之歸此章詠歎淫泆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者其于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謂即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主于皇極之敷言以為為常行以早為訓教則人主之訓即次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以是訓而是行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于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于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

柔克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道而行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尚彊弗友氣習之剛彊也則以剛治之爕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

灼龜曰卜揲蓍曰筮蓍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人立為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蓍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日上而出患驛古文作圛金兆謂圛圛絡繹也克土兆蓋以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

克金五者皆遁兆古自有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也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傳所謂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每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衍推也忒差也兆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衍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以衆則公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內外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之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

龜長亦一意也蓋龜兆一成所應入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皆信皆若易之垂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爲小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以易垂訓而龜書終廢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寒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時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叙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乂哲謀聖五事之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

相感應以見凡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入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乂則號令順理入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晢則陽明内主故時燠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于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凡箕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似以明類應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荼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霿注謂冒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工文大約以類配至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增

增入常暘一條于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内矣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九五

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為首富有稟禄康寧無疾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入非稟禄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為福何也大抵人生而孱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飽煖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人何足為福哉故好德居壽富康寧之後　斂

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斂時五福猶庶證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

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人以絜矩為言是也又况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福則為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未于皇極辨詳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于非德必人君立之

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革面欲為好德者皆當念之受之錫之以福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此節謂民有不幸而煢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此節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以富為先不然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為善戒難矣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本係于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為好德而已錫福雖係于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

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折者横死短折者天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于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也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福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辟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則轉而趨于六極矣甚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臣之不可上僭以發明一義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葢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大讀極惟中則夫所謂為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湊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

面内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福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奥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覆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

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于漢元帝之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于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敗隨之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本文可考其出于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豈獨孔氏之罪哉予于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　書序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　書洪範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因箕子不忍周之釋走之朝鮮鄭氏曰誅我君而釋己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為民

設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為其家奴女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 後漢書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畧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憙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蘇氏曰史記周本紀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為文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于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卒以餓死　愚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辭怨而氣弱絶與孔孟所言夷齊氣氣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

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書曰惟克商遂通道

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名公以契非常貢工易啟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名公在武王時未為太保或者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謹德乃一書之要古方物方土所生之物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

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上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感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獒之為物上下皆非可以為德矣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慢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系于盛必無玩狎之失然于此戒有不戒則玩狎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觖忠之意狎侮小人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胥服

徇之心此患人喪德之病也不徇于耳目之好則百爲之間皆合于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旣玩物則徇于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道寧則明乎理義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不玩物之本而人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啟人之玩妨人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于已不貪于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𧶘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

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貢物之戒而又歸重于貢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之言可謂周密矣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名公終謹德之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雖指受獒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于此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迪行也言此以終上文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名公所以警戒之者加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克商之明年也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生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卿百

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文亦有勿穆卜之文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以郤二公之卜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寳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自以為功猶以為已事也故不于宗廟郊社而為壇築土曰壇除土曰墠三壇大王王季文王之位也人為壇于三壇之南面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璧以禮神植于神位珪則周公所秉者史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為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伐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伐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于下地而四方畏之今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璧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乃卜句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

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為吉也啟籥者啟金縢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于金縢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縢重其器也周公啟籥以觀卜兆之書亦人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於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于金縢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縢之匱周家藏卜書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

自驗之地可謂陋矣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王崩鎬子誦踐位周公冢宰正百工管子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曰武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章後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識其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以生伯邑考豈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人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文王世子曰教世子曰周公踐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之記而此章于上下大無所繫此必俗傳之附會耳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明載記之訛雜云

資治通鑑前編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前編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李樹元

資治通鑑前編卷七

宋 金履祥 編

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阼而治 記文王世子篇周公踐阼章曰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學正學于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于東序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在東序凡侍坐于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

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于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于學之謂也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右周公踐阼

明堂之位曰

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之道者也常立于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于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于右是名公也博聞強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于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政而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記而舉無過事賈傳新書　傅職篇曰天子不諭于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富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嫺于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天子學業之不法凡此之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不姻于親戚不惠于黎庶無禮于大臣不中于刑獄無經于百官不哀于喪不敬于祭不直于戎事不信于諸侯不誠于賞罰不厚于德不彊于行賜予侈于左右近臣苟投于疏遠卑賤不能懲忿窒慾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之屬太傅

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教誨諷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言語不序音聲不中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得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業及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答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們問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之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衣服冠帶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襍綵從美不以章德小行小禮小義小道凡此之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所易樂而湛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强食飢而餧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帝自為開户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四器御之不舉不臧折毀喪傷凡此之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謌謡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之序凡此之

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情凡此之屬太師之任也

吳氏曰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沖而攝而其攝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履祥按傳稱世子之記則古者教世子其文字禮節必自有一書世所誦習而行之者也成王幼沖既為天子又復當喪凡教世子禮樂之事皆所不可失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習視之然古者大功猶誦況幼沖之年不可以廢學意讀書誦習亦必使成王觀之故周公作為文王大明綿以下諸雅述先王之德七

月諸詩極道衣食勤勞之事而名公亦有公劉卷阿諸詩之作皆所以便誦習于後免喪因被之管絃云

周公誥君奭

君奭篇曰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若曰者述周公之意云爾也君尊之奭名公名古人質相與語亦名之弗弔猶云不幸也棐匪通弗永遠念以

下至在家不知數語通為一句謂不幸天降喪于殷亦殷自墜其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知周之基業其永孚于天休耶若天不可信我亦不知其終出于不祥耶後來吉凶俱不可必君奭已嘗曰時其責在我而已蓋謂不可必者在天而可必者在我也君之意如此故我不敢以天命之至為安而不長念墜命之威于天人不尤不違之際與人及後嗣弗克敬天敬民絶失前人之光烈而云我已退老于家不復與知也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此承上文以解不敢知天之意與時我之說天命固不易受已受天命亦固難信然其所以墜天命者則以不能經久繼續前人恭明之德爾故我小子旦雖不能有所正然所開導者惟以前人德之光大施于沖子而已以用功言之曰恭明

德以成功言之則曰前人光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若曰又曰皆史官記其諄複之意天不可信即上文之意寧王武王也言天命雖不可深恃然在我之道惟以武王之德接續而延長之則天自不容釋文王所受之命矣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保衡即伊尹伊陟其子也臣扈與湯時逸書臣扈同名豈書序之誤與當以經言為主巫賢者舊云巫咸之子皇天以全體而言上帝以主宰而言凡書所指非有輕重此章對言之則賢聖感格

大小之分因可見爾周公一時歷數諸賢特以發明創業嗣守之初皆必有世德受託之臣以釋召公之疑而留之至于武丁之相不言傅說而獨言甘盤者蓋甘盤初年之師保傅說乃後進之賢相此章當成王初年勉留召公之辭故歷舉世德託孤之相是以及甘盤而不及傅說爾說者不考其時所以不得其所言之意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率凡也陳如我取其陳之陳舊也陟升配天者天子祭其祖以配天之禮也所猶今方言許也此承上文言凡此皆有舊臣輔世託孤保治有殷之業故殷之宗祀如此之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百姓

世家大族也王人王朝之人對下文屏侯甸而言也惟茲即上文惟茲指六臣也有事謂征伐會同號令之事此章承上文言商家有此舊臣為之輔相以永其天命故天純一佑命于上而商家內有百姓王人無非執德之人皆能明察其屬各得其職外有藩屏侯甸亦皆奔走效命于下惟茲舊臣惟德是舉是以若此所以能致其君于治故一人凡有號令征伐會同之事予四方若龜筮卜筮而人心無不感孚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此承上章之殷監以勉召公平公正也格感通也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感通之道能保乂有殷也其後殷受嗣位天即降滅亡之威命之不可恃如此今汝君奭能為永久之計則天亦有堅定之命其在于保治昭明我新造之周邦乎永念即平格之意亂明即保乂之意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禄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此承上章商六臣之事因舉文王五臣歷相武王以勉名公也割申勸傳記引此或作厥亂勸或作周申勸周字似害必害字也害何也如時日害喪之

害寧王武王也虢叔王季子文王弟其後封于東虢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所謂文王四友也周公謂前日上帝曷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虢叔等五人者助之向無五人為之往來宣導彝教則文王豈能自使治化下逮國人亦惟五人純一佑助秉持其德實知天理之可畏乃惟昭明文王以迪導其德見冒于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虢叔死矣四臣者尚在祿位後暨武王共伐商受又昭武王之德以冒于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頼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太公歷相文王武王世德之臣莫重焉此言四臣而不言太公蓋其時太公尚在聖賢之意録死勉生相期于無窮其不生誦太公之功意蓋如此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誕無我責謂召公專委其責于周公而欲去也然史傳之意多言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政辭意亦或如此收義未詳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斂不為之意耇老成也造往也鳴鳥鳳也國語所謂周之興鳳凰鳴于岐山蓋鳴鳳在郊王者之瑞世之盛也此承上文武王之興尚賴文王世輔之臣況在今日成王幼沖在我與汝皆武王之臣受命託孤屬此艱難之運若游大川予當勇往及汝同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爾君奭不可大為我之責若收身而退不勉其所不及老成之臣又皆引去則德不降于國人今日鳴鳳在郊之盛將不復聞矣況能格于皇天若昔日之盛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茲指上文而言商六臣文武之事我周受

命固有無疆之休然保守之亦大艱難故我之告君乃謀為垂裕之計不使後人迷亂以墜天命爾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作汝明極謂大臣之職為民標準故當時凡言為大臣者皆曰以為民極偶配也乘載也周召同受武王顧託之命故周公舉武王之言以勉召公謂前人布其腹心盡以命汝使為大臣以定其民其言曰汝明德勉力以配輔嗣王盡其誠心載此天命思文王之德以丕承其無疆之憂責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辭其責乎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允信也保名公官名我之所信者保奭耳以汝克敬予監于殷之所以喪亡大否者與念

我周之天命亦復有可畏者而君奭意乃不然我之所信者君奭我之所不信者至若此費辭說也允不允對言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襄成也戡堪通勝也予惟曰輔成王業者我與君奭二人耳汝亦固同此意言曰在是二人矣而謂天休滋益至惟是二人懼弗能戡蓋人臣總政以盈滿為懼也然此則在于益敬其德明舉賢俊以擬其後他日推遜後人于丕大之時可也今日則未可遜其責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篤如克篤前烈之篤海隅出日指東方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海隅出日言之謂篤厚前

人之業者匪我二人乎我國家固能至于如今日之休矣
我與君奭當共承文王之功不自止息大冒于海隅出
日之地無不率服咸順使令可也
然則周公之意固以東方為憂矣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惠順也予不順君奭之意故
若茲多誥蓋予憂天命之不
終及斯民之無依耳
此聖賢真切之語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民德猶言民情謂君
亦知民之情矣人情
無不能其初惟終之為難所謂小民難保者也祗若茲
往敬用治勉其就職之語 史記曰其在成王時召公
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成王
既幼周公攝政當國召公疑之作君奭于是召公乃說

大紀論曰周公不見知于成王所以敢居外者恃召
公為保耳不然周公其可離成王左右乎故君奭之作

在元年而不在
亂定之後也
履祥按君奭之書子王子謂當在成王初年今考書
中言意率已可見其事辭之明證有七書之稱武王
為寧王者惟大誥君奭為然大誥既初年之書或其
時議謚未定或尚存初謚或兼稱二謚其後始定一
謚為武王耳故其後諸書止稱武王而君奭獨稱寧
王是君奭與大誥均為初年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
相莫著于傅說而此書獨舉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
湯之伊尹佐湯取天下而太甲初年政出伊尹若伊
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諸賢皆以世德舊臣總聽嗣
王之初政遂保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引以為周召
之比故言不及于傅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小子
同未在位曰亂明我新造邦曰在遜後人于丕時曰
亦罔不能厥初此皆初年之證
故今從胡氏係於元年之下

夏六月葬武王于畢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注乃謂乃後之歲也周公立相天子周公名公内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臣瓚曰汲郡古文曰畢西于豐三十里王

冠家語曰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未當作勿程子曰未者非必之辭祝雍辭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嗇于時嗇愛也不奪民時也惠于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衮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

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于魯史記世家曰周公攝政當國管叔及其羣

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王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魯 皇甫謐曰伯禽以成王元年封 履祥按始是武王崩成王幼周公相踐阼抗世子法于伯禽以教成王至是王冠且長使伯禽代就封于魯而留周公卒相成王三叔遂為流言凡史遷所記恐未盡當時先後之實

魯頌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土者謂城邑場圃牧地萊地之類田者諸侯一同之田孟子所謂周公封于魯為方百里者也山川附庸與凡土地周禮所謂封疆方五百里禮記所謂魯境七百里者是也 春秋公羊氏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書大傳曰伯禽封于魯周公曰於乎吾與汝族倫

吾文王之為子也武王之為弟也今王之為叔父也吾於天下豈卑賤也豈之士也所執質而見者十二委質而相見者三十其未執質之士百我欲盡智得情者千人而吾僅得三人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是以敬其見者則隱者出矣謹諸乃以魯而驕人可哉尸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去貴而為賤去富而為貧面目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文不滅而章不敗也慎諸女乃以魯國而驕豈可哉

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金縢後序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流布其言也孺子成王也金縢但言管叔及羣弟流言而大誥多方皆言武庚圖復則流言非武庚之事或是以此請間三叔則有之其後三叔欲叛始挾武庚以為援而武庚始得逞其圖復之謀爾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

王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叔流言避居東都是也我之弗辟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履祥按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凡羣辟刑辟之辟皆作侵惟此作辟此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諸辟从走从并皆避之義 越絕書曰周公以盛德武王封周公使傳相成王成王少周公臣事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于無功刑罰不加于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於是管叔蔡叔不知周公而讒之成王周公乃辭位出巡狩于邊鄭康成曰周公遭流言之難避之而居東都注凡三出 朱子曰弗辟之說宜從鄭氏向董叔仲辨此一時答之謂從註說後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且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自不

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何以處之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按朱子集有金縢說具時與事皆與此不同此乃朱子晚年與蔡沈之書當爲朱子定論

履祥按周公之避所以必告二公而後行者以成王尚幼朝廷之事不可以無所屬也所以周公居外而朝廷不亂成王雖疑而外不敢蹈者以有二公在焉向微二公則周家之禍必有出于意料之外者周公亦不應避小嫌而忘大計矣甚矣朝廷不可以無人而大臣不可以獨運也

二年周公居東 金縢後序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蔡氏曰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罪在

管蔡也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愚按此當接上文為一章　朱子曰管蔡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二年非東征乎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此章須以廣大無我之心觀之若有一毫私吝自惜避嫌疑之心即與聖人所為天地懸隔矣胡氏家録有言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苟成王而終不悟也則如之何曰成王不悟則王室必危天下必亂周公能盡其忠誠而已聖人與天合一奚容心哉　伐柯之詩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何匪媒不得集傳曰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柯斧柄也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集傳曰東人言此以比今日得見周公之易深喜之之辭也踐行列之貌舊說謂諷成王當使人通周公之意　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几几跋躐也胡頷下懸肉也

載則也疐跲也公周公也碩膚大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公孫碩膚言周公避位而出也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人情遭變則進退不能惟周公處之不失其從容雅重之度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德音令聞也瑕疵也　程子曰周公之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而德音不瑕也　范氏曰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畜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畜之是以亦得臨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二其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亦舄几几德音不瑕其以此夫　朱子曰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言狼跋其胡則疐其尾矣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

其常也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而詩人以為此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遜其大美而不居耳蓋不使讒邪之口得以加乎公之忠聖此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書大傳曰武王殺紂而繼公子祿父使管叔蔡叔霍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養成王注盛長也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聽天下之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矣　朱子曰武庚當時意必日夕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而居中專政管叔兄也而在外監殷故管叔遂生不肖之心以至如此

三年周公為詩以貽王　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則此詩作于二年之後也

金縢後序曰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鴟鴞之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集傳曰鴟鴞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室鳥巢也周公託為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謂之曰爾既取我之子矣無更毀我之室也以我情愛之心篤厚之意鬻養此子誠可憐閔今爾取之其毒甚矣既又毀我室乎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集傳曰為鳥言我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以纏綿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則此下土之民誰敢有侮予者亦以比已深愛王室而預防其患難也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集傳曰拮据手口共作之貌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蓄積租聚瘏病也亦為鳥言作巢之始所以拮据以捋荼蓄租至于勞苦而病者以巢之未成以比前日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之新造未集也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集傳曰亦為鳥言羽殺尾敝以其成室而未定風雨又從而漂搖之則我之哀鳴安得而不急哉

履祥按七月之詩豳之舊詩也周公陳之以備工誦使成王知先公之舊衣食之原序謂遭變時所陳也夫成王方有疑于周公周公方避位居東而顧為是諄諄懇于强聒者嗟乎此周公忠愛之誠也夫豈以居東而遂忘其君也哉然亦惟居東故可以忠告爾向使居中東國則成王益深不利之疑雖吐赤心其孰能信之聖人所處其脫然無累之心與其拳拳不已之心並行不悖於此俱可見矣于後公乃為詩以

貽王名之曰鴟鴞則鴟鴞其最後作也成王之疑亦將釋矣鴟鴞之詩其情危其辭急蓋有以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搖也夫昔也武庚以周公利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唆武庚則躑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為成王言之為鳥言以自喻武以喻先王也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予徹管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孫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得不急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于叛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管蔡之惡滋甚至是而復畏罪則挾武庚以叛武庚之謀既深至是而復乘機則挾管蔡以叛也或曰向使成王未悟周公未歸而管蔡武庚之反已熾則如之何曰周公亦深任其責力請誅之而已不誅則王室

必危天下必亂周公亦盡其忠誠而已他豈暇顧哉

秋大雷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雨反風金縢後序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盡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古者兵凶之事則弁服遇災將卜故遂與大夫盡弁金縢之匱周室藏龜卜占書之器啓之將卜因得卜史嚮昔所納周公之冊所書周公命龜之事始知周公自任代武王死之說焉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周公所禱二公蓋知其禱武王之疾而未必知其代死之說也而卜史又受公之命勿言聖人盡己之心固不欲瞭然户曉非成王卜風雷以啓匱此事卒不聞于世矣以此知聖人之事其不聞于天下後世者此類蓋多也王執書以泣

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感周公之忠誠執此金縢之書以泣謂今風雷之變不必更卜蓋天以是變儆予以彰周公之德爾于是迎周公以歸　蔡氏曰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于伏生此篇乃伏生所傳則新逆當作親迎今本誤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周公即上文親迎也又按九罭詩意成王蓋使人以袞衣歸周公則此俟于郊而以使者先之爾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大木所偃謂偃朴壇壝次舍及民居之類　越絕書曰周公出巡狩于邊一年天暴風雨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大發金縢之匱

察周公之冊知周公乃有盛德王乃夜迎周公流涕而行周公反國天應之福五穀皆生樹木皆起天下皆實此周公之盛德也　書稱周公居東二年而越絕書稱周公廻邉一年蓋書兼首尾故稱二年而越絕以朞年論故但一年然以時考之一字或誤

九罭之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集傳曰九罭九罭之網也鱒魴皆魚之美者我東人自我也之子指周公也袞衣裳九章五繪于衣四繡于裳衣上有龍以龍首卷然故謂之袞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九罭之網則有鱒魴之魚我覯之子則見袞衣繡裳之服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集傳曰女東人自相女也再宿曰信東人聞成王將迎周公又自相謂而言鴻飛則遵渚矣公歸豈無所乎今將於女信處而已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集傳曰不復言將留相王

室而不復來東也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集傳曰承上二章而言又願其且留于此無遽迎公以歸歸則將不復來而使我心悲也東山之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集傳曰東山所征之地慆慆言久也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以止語蠋桑蟲似蠶烝發語聲敦獨處不移之貌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蓋為之述其意而言曰我之東征既久而歸塗又有遇雨之勞因追言其在東而言歸之時心已西嚮而悲於是制其平居之服而以為自今可以勿為行陳銜枚之事

矣及其在塗則又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蜎蜎者蠋則在彼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下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蠃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集傳曰果蠃括樓也伊威鼠婦也蠨蛸小蜘蛛也町畽舍旁隙地也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章首四句言其往來之勞在外之久故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遂言以東征而室廬荒廢至于如此亦可畏矣然豈可畏而不歸哉亦可懷思而已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集傳曰將隂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也行者之妻亦思其夫之勞苦而嘆息于家于是灑掃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矣因見苦瓜繫于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

三年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褵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集傳曰倉庚飛婚姻時也熠燿鮮明也褵婦人之褘母施衿結帨是也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賦時物以起興而言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時而婚姻既甚美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何如耶

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奄淮夷徐戎皆叛鄭康成曰成王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 陳

賈問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叛周公知其將叛而使之與孟子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作大誥東征

書大誥篇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

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周書發語多曰猷猶今方言曰說道也弗弔舊音的至也猶云不幸也朱子讀如字恤也言不爲天所恤二說辭意則同大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此章言武王崩成王以幼沖嗣位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敷廣賁大也下敷字疑衍此章承上文謂未能格知天命然以事理言之如涉淵之勢無可止之理必求所濟故必廣大前人受命之業可也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句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句即命曰有大艱於

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閒有所避而不出之意寧王謂武王也周初制謚將葬而謚此云寧王或舉初謚或尚存二謚也紹猶介紹也小腆猶云蕞爾國指武庚也謂今茲不敢忘武王之大功故天雖降威不敢避而不爲於是用寧王所遺寶龜以介紹天之明命即命猶云即命于元龜也即命曰者命龜之辭也西土即謂周邦也西土人謂管蔡也其命龜之辭曰今日有艱于我西土周邦雖本為西土之人者亦且自不靜為茲蠢動而殷之小腆敢經紀殷之衰叙屬我不天主少國疑三叔流言自啓變亂彼知我之有此瑕疵民之不康若此乃曰予將復

殷之祚鄙周之邦今茲蠢動之翼日民賢有十夫者來為予助以救寧大難以武圖功我將有大事于東為之必休此命龜之辭也既而卜之果吉此章決上文未能格知天命之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以吉卜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也逋播者逋亡播遷之臣謂武庚及其羣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東征之言也謂事勢艱難重大蓋三監商奄淮夷俱叛事勢相挺亦已熾甚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意謂且當閉關自守也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謂及我小子諸父老敬事之人亦不允吾東征下文所謂舊人是也

害曷也謂王何不違卜也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卬我綏安慰也謂我幼沖之人亦永思其勢之艱大為之永歎謂爾不欲往其奈四國蠢動鰥寡之民可哀也哉凡予所為蓋天使之天遺此重大投此艱難于朕躬予以幼沖之人不我能自恤所感義者爾邦君羣臣能安慰我曰無以艱毖為憂不可不成武王圖功之事爾詎可反以艱大阻我哉凡言寧王寧人圖功皆謂伐殷之事自此章以前皆敘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為責勉邦君羣臣之語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

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此以下決辭也卜之而言是天命默殷也其敢替乎且天命武王之時武王既惟卜是用今日天意其相民況卜之而言亦惟卜是用乎因嘆息而言今日事變之來雖天之明威可畏其實相我以大其業爾上章答艱大之語此章答違卜之語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舊人黎

氏謂即上文所謂考翼者乂邦君御事之中亦多有違事武王克商者武王創業之初亦以艱難勤勞而成之則今日時勢之閼塞艱重乃我成功之所是予于寧王之圖功不敢不卒伐也我友邦君不知天意故我大化誘之夫天意難測非諄諄有可信之辭惟考之民心可見耳民心所欲予曷其不于寧王之圖功而成其終乎天亦惟用此事變以煩重吾民使于四國之害有如疾病必欲去之予曷其不于寧王受命之休而畢其事乎蓋知前日之艱難則不憚今日之重難知民心之所欲與民心之所惡則知天意之所在此所以決于東征也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

命此釋艱大之語謂東征之役昔者朕即欲往然亦疑其艱大未可輕動于是日日思之武王撥亂反正如作室者父定其規畫治田者父去其蕪穢矣今日乃不辛其圖功正如予不肯築其堂基況能造成其室乎予不肯繼其播種況能收刈其實乎其父老成敬重之人見其子若此其肯謂予有後人不墜基業乎只此東征一事不能述事則于武王之業何以成其業而收其實然則予何敢不于我之身而安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上文所喻責之吾身此節所喻責之邦君御事兄考喻武王友猶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蘇氏謂厥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始為父兄者有敵已之人伐其子而為之厥養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之心也而云爾者蓋不救則幾于勸矣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

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肆哉作其氣也爽開明也十人蔡氏謂亂臣十人非民獻十夫也周家開國之時皆由哲人蓋其時亂臣十人能真知天命于難諶之中蓋于人所不可必者而知其決可必也爾邦君御事于其時從上所制不可易也況今天之降戾于周惟此三監武庚首作大難近相攻于我室其他固無事也而爾乃不知天命之不變易也予永念之天之喪殷如農夫之去草予曷敢不芟夷其本根終治田之事乎是天亦惟欲全美我寧王也此章重解艱大之疑予曷其

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予何為終于卜用而不汝從蓋率循前王指定之疆土責固當為況卜而又吉乎故朕大以爾東征往則必克天命決不差僭卜之所陳蓋已如此矣陳謂卜所陳之兆辭也

書費誓篇曰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大誥書序所謂淮夷叛者也伯禽築費以守而征徐以離其勢于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徂往也謂將征淮夷而徐戎乃並興起也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弗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甲冑干盾所以自衛弓矢所以禦遠戈矛以接戰鋒刃以擊刺呂氏曰戎狄之于中國每以覘釁而動伯禽免

于師傅而撫封于魯淮夷徐戎固妄意其未更事所以並起而乘其新造之隙也伯禽應之者乃甚整暇而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自敹甲冑至礪鋒刃皆治戎備之事也而于一事之中又自有序馬甲所以衛身冑所以衛首干盾所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鋒刃亦所以擊刺皆攻人者也治戎備之際先自衛而後攻人所謂一事之中又自有叙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此車馬放牧之防也吕氏曰戎備既脩則師可以出矣此所以繼之以除道路之事也淫大也牿閑牧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于郊野郊野之民皆當修治其地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舉此一條以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于師也者除治之之功蓋無所不施矣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風謂牝牡相從而奔逸也傳所謂風馬牛是也臣妾軍中之奴婢也古者兵法戎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餘子二十五人餘子即臣妾是也呂氏曰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律不可復整矣先嚴之以越逐之刑此出師鎮定變亂之法也又戒其他部見牛馬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攘敚而歸之隨其多寡商度行賞人誘于祗復之賞而憚于不復之刑則流散者將不召而自集此出師招集散亡之法也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部伍條達綱引碁布何變亂之足憂

哉至于師旅所經又申以冦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者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按後世軍法剽掠之罪斬而此則曰常刑蓋古者皆顧籍之兵輕刑禁之即肅後世烏合之衆非重刑禁之不齊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先征徐戎所以伐淮夷之交同日築費所以遏淮夷之衝皆所以制淮夷也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而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聲勢相倚徐戎敗則淮夷將不攻而自潰矣軍事

以期會之本芻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郊之兵其正也在天子則六卿之軍也遂之兵其副也在天子則六遂之軍也兩魁並至其勢甚重故悉起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所以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榦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也芻茭馬食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榦雖版築之所須視二者則猶稍緩也然則古人之于殺非甚不得已肯輕用之哉　又曰禹之家學見于甘誓周公之家學見于費誓啟初嗣位而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初就封而驟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左右攻伐之節戈矛戎馬之利病曲折纖悉若老于行陣者孰謂其長于深宮而豢于膏粱之養耶是以知大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於是伯禽帥師伐之于肹遂平徐戎定魯又曰康叔之年幼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據國于魯蓋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康叔後扞祿父之難伯禽殄淮夷之亂本紀曰周公相成王使伯禽代就封于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寧淮夷東土三年而後定

履祥按武王周公伐殷誅紂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為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武王之疎以成敗之迹言之過則誠過而疎則誠疎矣而聖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于此畧可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為疎也君臣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王克殷而紂死矣武王為天下除殘而已固不必加兵于其身也聖人惡惡止其身而已固不必誅絕其子孫也于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而不立

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反是不得以存之也于是分殷之故都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之監以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為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也武庚何得為亂于其國假使管叔非至不肖何至挾武庚以叛哉聖人于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不幸武王則既喪成王則尚幼而天下之政則周公攝之是豈其得已也彼管叔者國家之謂何又因以為利彼固以為周之天下或者周公可以取之已為之兄而不得與也此管叔不肖之心也而況武庚實唆之於是唱為流言以撼周公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遂挾武庚以叛彼武庚者瞯周室之內難亦固以為商之天下或者已可以復取之三叔之愚可因使也此武庚至愚之心也而況三叔實藉之於是始為浮言以謗三叔既而三叔與之連遂挾三監淮奄以叛夫三叔武庚之叛同于叛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于復商三叔之叛

意在于得周也至于奄之叛亦不過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衆應商之聲内撼周公之子其意又在于得魯三叔非武庚不足以動衆武庚非三叔不足以間周公淮夷非衆此聲勢又不能以得魯此所以相挺而起同歸于亂周也抑當是時亂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畿之頑民而三監又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及于淮夷徐戎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其他封國雖多然新造之邦不足以禦之故邦君禦事有艱大之説其艱難之勢誠大也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宫邦君室之説是欲閉關自守也大誥一書朱子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于武王弔伐之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特以事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爾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其它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説自肆予沖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曷極卜以下釋

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抑大誥之書曰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監則畧而不詳何也蓋不忍言也不忍言則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曰親親尊尊並行不悖周道然也故于家曰親親焉于國曰君臣焉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之管叔之欲殺周公至于亂國故成王得以誅之周公不得以全之也傳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書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則管蔡之誅是成王之意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可以亂天下而無死則天下之亂相尋于後世矣而可乎故黜殷天下之公義誅管蔡亦天下之公義也夫苟天下之公義聖人不得而私亦不得而避也吁是亦成王周公之不幸也

殺武庚封微子啓于宋為殷後

書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帝乙之庶長故曰元子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尊崇之不泯其祀也象賢謂先聖王之子孫能象肖其賢者則命之奉承其祀也禮者典禮物者文物如輅車爲善而色尚白之類脩其禮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使後世有所參考也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于周爲客是也凡此蓋古制而周室稽之以處微子皆聖人公天下之心也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齊一也與齊其思慮之不齊者同意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大無不包淵深不可窮後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之意爾惟

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上述成湯下嘉微子中間畧不言紂亡武庚滅之事蓋微子所不忍聞故周家不忍言也爾指微子謂能踐行脩舉成湯之道所叙微子恪謹之德可想見微子之賢然非有撥亂之才不能救商王之勢向使帝乙捨受而立微子則豈非守文之賢主也哉周之所嘉其惜之之意見于言表東夏謂宋于商畿爲東然以周室視之皆東土耳此章即篇首象賢之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此以下勉戒之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然宋公之命服則不可不謹也微子之賢不待戒然周室傷武庚之亂為後世慮亦所以全宋也故勉之戒之加詳焉世世享德萬邦作式傳所謂諸侯宋魯于是乎觀禮蓋禮守先代爵為上公亦諸侯之倡也無斁不厭也　書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　左氏曰宋先代之後也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　路史曰弔其民誅其君而乃立其子獨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于周公踐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之俗而納之道酒土地人民猶我之有國非利其國而欲之如宇文之于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監淮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事亦洶矣周公于是濯征龕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吾君之子而商人父師之顧乃使之代商後

而邦之宋宋為故亳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子少異其志則全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亦且晏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安堵非聖人之盛德能如是乎于以是知立國惟在于賢而不在于疑之多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防虞天下豈不大可慨哉

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

書曰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氏曰致辟者誅戮之也囚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　逸周書曰王子祿父北奔管叔霍叔鑑乃囚蔡叔于郭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云霍叔鑑必傳聞之誤康叔宇于殷蓋以殷都益封康叔而徙居之也　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之世故漢書言康叔後扞祿

父之難又云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至是代管蔡以其民盖封康叔書序蓋誤以此事加之康誥之上爾履祥按書稱羣叔流言傳稱管蔡啓商而管叔獨誅死蔡叔猶有車七乘霍叔三年而復之縱管叔首惡然同罪異罰輕重死生亦殊不等矣逸周書稱管叔縊而書亦但云致辟是必因其縊而殄戮之蓋書其罪而尸之也而蔡霍俱不死此所謂施生戮死者與懿親之間本所不忍因其死而戮之以正王法因其生而施之以全私恩也

四年周公作立政大紀係四年今從之

立政篇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此篇周公戒成王以任用

賢人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常伯牧民之長伯常任任事之大臣準人掌法之卿士即下所謂三宅三事綴衣掌服器者虎賁氏掌禁衛者獨舉五人者子王子曰周公當時率之以進告者所以用咸戒于王也周公曰嗚呼休玆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玆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休玆猶虞書曰都欲言其事而美之又言知恤者鮮以重人君之聽而勉戒之也俊即三俊可為三宅者迪知躬蹈而真知之也九德本皋陶所陳知人之目而有夏君臣世守以為取人法也三宅亦夏諸大臣之總名商周亦世守之職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掌法其職事則

猶故也故篇中歷述三代用人皆以三宅言之謀面圖謀覩閱之也言美哉用人之道知恤者少古之人蹈此者亦惟有夏氏其所以圖家強盛者蓋能籲求三俊之賢以尊事上帝也而其籲俊必有大臣真知夫信行九德之賢而后敢薦于后而此時之爲后者又圖謀面察之真爲大順于德之賢而後宅之也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上文言有夏用人之盛此言夏桀用人之失謂至于此乃三宅皆無義之民蓋桀惟惡德弗行往時先三任用之道是惟暴德之用此桀所以喪亡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越粤通亦

越者總上文而言也耿光也即猶云當也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才可以備三宅之用者蓋亦三宅之副也曰諭也嚴敬也丕式法制之大也亦身成湯所以升為天子能丕釐上帝之明命夫天之明命示此意而已而湯能丕以推其大規釐以理其條理其用三有宅者則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俊者則能各當其才嚴惟丕式即丕釐之用言湯之治天下既事制曲防以定天下之大法矣而又能用三宅三俊以行之故近者用協而四方雖遠亦莫不于丕式之中而見聖人之德意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嗚呼嘆而言之蓋事接于見聞而言之易感也暋昏也羞刑進任刑威者也庶習備諳醜行者也言紂之于三宅使羞刑暴德之人宅牧

宅準使庶習逸德之人立政宅事然刑暴之人足以行威虐于國故以同邦言庶習之人足以娛心目于內故其同政言其親踈之意如此上帝所以敬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草夏而法商華夏受命之事以奄甸天下之民奄甸蓋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長伯謂凡在上臨民者任人即常任趣馬闕廄之官小尹內臣之尹左右攜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之類庶府若內府天府之屬大都小伯即大小都伯畿

內都邑之長也藝人凡卜祝巫醫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對裏之稱上文百司為在內百司此表臣百司則在外百司太史史官尹伯有司之長如大胥大師典司之類則司樂其長曲人角人羽人則虞衡其長凡此衆庶常職皆吉德之士司徒司馬司空與其亞此皆諸侯之官其卿之命于天子者或天子使監于侯國者夷微盧烝此四夷之國烝衆也此王官之監于四夷者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阪險也古者形險之地不以封三官守之三亳商之舊都其地平險故周置監焉言文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知其可用故上以敬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常任準人牧夫作三宅之事于上內而禁衛僕御百司庶府外而都鄙藝人百司太史尹伯皆得吉士以為之而其吉士又分布于諸侯夷狄之國與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屬布列內外莫不得其人也此章連舉文

武時事其官未必皆文武之官其人則皆文武所儲之人呂氏曰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以恐其作淫巧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書是非而見尹伯以小大體統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諸郊畿不預有司之數者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蓋互見之也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它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文總言文武知人官使之詳此又獨推文王而言之蓋恐成王闕其目而不知其綱闕其致而不知其本言文王惟先能盡

其宅心之學故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德者大抵君心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將之惟文王能宅其心故能識用夫俊有德之人常事司牧不言準人亦互見也此節論任人之本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法禁也謂之庶固非其大者若大號令大獄訟大法禁則非大臣所敢專亦非文王所敢誒至其衆庶瑣碎之事則惟有司惟牧夫是從是否文王不以身兼之或于庶言猶有所預蓋號令雖小教化所關若庶獄庶謹文王則罔敢預知于此矣此節言任人之體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申述武王之事凡用人之原與得人之多皆文王事武王率而行之耳蔡氏曰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

文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容德之人以武王能與文王並而受此丕丕之基也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此章以下勉成王也我指成王也灼知猶云克知灼見也亂治也一話一言即上章庶言也末終也盡也言孺子已終喪即政繼此以往王其于立政必于宅事宅準宅牧之任能明知其才德如何王乃使之為治左右我所受之民均調我庶獄庶謹之事勿以己意或小臣間之至于庶言亦盡惟成德之賢專之以乂我受民言知之明任之專也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

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前所言商夏文武之事皆至美之言我所傳受于人者已咸告孺子王矣又言成王為今日守文之王乃文王之文孫武王之文子其勿誤于庶獄庶謹之事惟正人是治之誤者謂以已無知之事煩力獨易于致誤也蔡氏曰正猶康誥所謂正人指當職者而言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此總上文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于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者謂當其職而專其任也然亦惟能紬繹審察其德而後使之任其治耳自古為國罔有于立政

而乃用憸利小人者蓋憸利之人沾沾便捷以才陵德則國家政事日入于鑿卒以昏亂繼自今成王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則用之以勉助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承上文申言之以致其丁寧之意于三庶獄言庶獄于三宅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之名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事在外則牧夫于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六曹之事蓋亦兼有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謂儆申簡閱紀律也陟猶陟方陟遐之陟猶所謂巡侯甸也禹迹中國之境禹之五服

舊迹也方四方也表四表之地言德威所及無不服覲見也使天下見之耿光明德大烈功業也文光武烈各舉其盛者稱之也時方東征淮奄未平故篇終言此然此與上文通為一章告孺子王言刑及兵故呂氏曰兵者刑之大周公誥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折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惟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其民命者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丁寧之意併後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憸人二者相反凡憸利便捷者憸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憸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憸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夭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告君因言謹獄之事又于君前即蘇公謹獄之事命太史併書之以為司獄者之法蘇國名公名忿生為武王司寇能敬謹所用之獄此所以培植忠厚之脉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于此而有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履祥按立政之書前儒以其誤次諸篇之後謂是周公告君之絶筆非也此亦初年之書也故其官名與今周禮未盡合蓋時猶舊制也至稱詰爾戎兵蓋其時東征未盡奠也故胡氏大紀係立政于四年之下是為得之按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句陳法講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武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戎兵張六師之告是皆有國之所當講而其

所謂詰者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島迹征弗庭必非黷武勞民之師非若後世守文之世以兵為諱曰就廢弛一旦警急則荒亂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誅求征發于常調之外也又況當時淮奄未寧平時武備猶不當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陟島之迹又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島迹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度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華夷同壞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其曰至於海表得毋啓廣伐之漸耶曰此言其威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奄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有以置燕雲而成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燕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為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中國之患

矣

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書序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五年遷奄君于蒲姑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成王周公東征召公必居守故周公告召公誅之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

王來自奄大降四國民命遷之洛邑

多士篇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蔡氏曰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

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五月丁亥至于宗周誥四國多方

多方篇曰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歸故云來自奄宗周豐也西周之初凡言宗周者謂豐鎬也東遷之後則洛亦謂之宗周所謂即宮于宗周是也蓋廟朝所在即謂之宗周爾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書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言也成王幼周公東政自大誥以後凡誥命之辭皆周公代言爾而于多方獨書周公曰古書無費辭發例而已四國者三監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

者若淮奄徐戎新服之國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顧望兩端或與于亂者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厭天下之心爾殷侯武庚也尹民謂其仍有國君民也我惟大降爾命謂貸其死也惟爾武庚仍有民社蓋我有周貸其死命乃罔然不知覬覦非望圖天之命弗永遠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絶之禍此言所以殺武庚之故一説謂是諭武庚故臣為殷侯尹民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

顯休命於成湯刑殄有夏誕大迪蹈麗依也民之麗謂民所依以為生者如云小人之依是也崇積甲始靈善舒寬叨貪憤忿暴也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證之謂昔者帝嘗降格于夏矣而夏桀大為肆逸且不肯加憂慼之言于民則其不憂愛于民可知矣不能一日之間勉為天理之是蹈則無日不誕逸可知矣此皆爾之所聞欲其因桀以知紂也又言桀亦豈不欲圖天之命而不知得民為得天之本其圖天之命而不能開生民衣食之原乃大降其禍罰以積亂于其民始則妹喜女謁之盛以亂其內而桀又不克善順其衆于外不進用恭德之人以大寬其民而崇長叨貪憤暴之人以戕害其民天為斯民之無主而求能生之者於是大降明命于成湯以刑滅有夏焉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此篇告多方兼告殷多士故言夏桀之罪而夏之多士亦不爲無罪謂天不畀夏其禍所以如此大者因是夏桀有多方之義民而不能以之享有天命然亦惟有夏所敬用之多士大不克明其長保斯民之道而相與播虐于民至于百爾所爲亦皆不克開于民之所依者然則夏桀之失民非惟桀之罪其臣亦有罪焉又因引以責殷多士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此言商之所以享有天命者乃惟成湯克爲爾多方所簡

以代夏而作民之主惟謹修其民之所麗以勸勉其民蓋謂務農重本修府和事之類是也而厥民法之亦皆用勸其貽厥子孫至于帝乙罔不明德謹罰明德則民化于善謹罰則民不為不善所謂克用勸也多罪者人心之所同惡戮當其罪則人勸無辜者人之所同憫赦當其眚則人勸一章之中勸之一字屢言之于以見商之先王之于民其鼓舞不倦如此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蓋深嘆紂之自取亡也夫以商先王如此紂繼世以有此多方而不能以之享天之命忽然而亡此重可嘆也故嗚呼以終之其所感者深矣舊說以嗚呼冠下節王若曰之上意淺而不詞今不取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

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承上章言非天用意捨有夏之命亦非天用意捨有商之命乃惟爾辟若紂若武庚不知其故但以爾多方大為淫佚而欲圖天之命屑屑然以為辭初不知惟有夏之圖治不集其所以享國之道而集其所以亡者故天降此喪亡使有邦者得以間其命惟爾商後王又安于縱逸而所以圖治者不潔不進故天又降此喪亡然則非天用意捨之皆其自取喪亡耳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聖者通明之稱狂者昏縱之謂克念罔念聖狂之幾於此乎分此二句謂古語周公引之五祀者天道一大變謂天之降喪亦非遽絕商也爾辟既有圖天之辭人若能念亦孰不可變而之善故天亦遲之以須待其或變或其子孫可作

民主而皆無可念聽者念聽蓋應屑有辭之意五年者天道一變之節聖人與天為一故前此欲伐商而又遲之使又封植武庚不為不久而皆不可復望也蔡氏曰五年必有所指予王子曰此篇多有錯簡五祀謂武王克商之後封植武庚者又五年武王崩而武庚卒為不善天終絕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承上文言商既罔可念聽天于是求民主于多方動之以變異開其能顧諟天命者而爾多方又無有上堪眷顧者焉大動以威開厥顧天如周飢克殷而年豐蓋商末此事甚多而多方無有能上當天意者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承上章言商既罔可念聽多方又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謂善順衆心是克開于民之麗也克堪

用德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惟周王克堪用之也是誠可爲神天之祭主故天啓誘之以休嘉之道而簡拔畀付以代殷之命用尹正爾多方焉呂氏曰所謂式教我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是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此以下獨責四國士民也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其間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大意是責其與于武庚之亂謂昔伐殷之役殷之士衆不戮一人爾曷不信我周家而各安于多方乎爾曷不夾輔介助從乂我周王以享爾之天命乎世

代變遷而田里如故爾曷不順我周王益以廣爾之天命乎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此章責其從武庚于叛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是爾心未知所以自愛也爾乃大不安天命爾乃輕棄天命爾乃自作不典而欲人之信之以為正也凡爾所為既不自愛又唱為予復之說是又欲誑誤他人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此一節即多士篇所謂昔朕來自奄予惟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者謂我惟時其教告之矣蓋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矣謂東征之時嘗戰勝而俘囚之然不殺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恩順德也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還之于洛猶放殛也非我有周所以執德音不使爾民康寧乃惟爾自速其辜耳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告遷洛之多士也上章即多士篇
所謂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此章即所謂比事臣我宗多
遜是也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殷多士者武庚之遺
臣也奔走臣我監五祀者監即三監謂其從三監以叛
於今五年也一說五祀屬下句謂今五年所置胥伯小
大多正也胥伯小大多正謂大胥小胥教職也黨正縣
正治職也皆今日周家所置教之之官也此即召誥所
謂比介于我有周御事也臬的也邑如四井為邑之邑
謂所治之部也夫謂之多士則皆在官之人輯其分族
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意者比閭井邑丘甸之類皆
殷士為之大胥小胥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王官焉
忌古文作晉即舊字為人言所欺也爾多士下可受欺
于凶德介助也周公既述所以致罰遷殷之意于是喻
四國殷士所以臣我多遜之風謂今爾自奔走從我三
監而亂以來今已五年三監既誅粤置胥伯小大多政

以掌教治爾當以為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至于官邑之事明整是為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為頑民內悍所欺誑而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簡閱乃邑之善者謀以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畀矜爾而我有周其大助賚予爾矣啓拔于王庭之上崇爾職事服來于大僚之間言將大用之所以勉之也

自此章以至篇終五峰胡氏謂與多士互有錯簡而子王子斷自此章以下皆為多士之文如此則章首五祀之說乃是自七年營洛之時逆數黙殷之後再為置監故云臣我監五祀也但上文方述遷洛之由不應全無勞來慰勉之語或自此數節不無一二錯簡今存所疑以俟知者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

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誤古文方作匸與士字相近尤易誤也蔡氏謂多方字當作多士愚謂皆當作多方蓋此章又喻不遷之國也篇首既誥四國多方上章止責四國多士故此章又重告多方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洛誥百辟享之云同文當是告多方者謂爾多方不能相勸信我教命則是爾多方不能享上矣是爾乃謂縱逸為頗僻大違遠王命則是爾多方自取天威我則將致天之罰各離遠爾土矣謂亦將遷之也若云殷多士則已離逖遷洛不應於此再言之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上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命謂不殺而教之也此章謂教之以生生之道也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警戒以終之謂今日為爾維新之時若又不能敬于和復為乖亂則我將別有誅

戕乃爾自取無所歸怨也予王予謂多士多方之終俱
有王曰與又曰之文而多士王曰之下無語必脫簡在
此當共為多士篇之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
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
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嘗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
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
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
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
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
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
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
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去
也　予王子曰商自太甲以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
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
壞而愍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

王之昬德虐政日暴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棄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嘩而易搖者特游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遁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嘯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爪牙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為變殺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履祥按多方叔稱王來自奄誥爾多方而多士書曰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之前明也而自孔安國以來失之胡氏大紀獨叙多方于前多士于後云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

自為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為次序也諸篇若此多矣然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是皆未可知也多方多士之書皆化商之書也多士以告殷民而多方則不止于殷民也多方周官之書皆歸周之書也多方以治外而周官以治内也流言之變倡于三叔而亂成于武庚武庚固易叛者淮奄徐戎何為而亦叛或者人心之如殷民者尚多也成王周公東征歷數年而後定踐奄而歸遷殷四國之民至于宗周諸侯畢會討淮奄徐戎多方新服之國變置之君咸與在列故告殷民而及多方所以厭人心也多士之書則在洛之民安定告戒之而已矣自踐奄來歸誥多方于是天下既定制禮作樂以文太平始頒周官之法定一代之制此周官之書所由作也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者也周官之敘曰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謂黜殷致辟伐淮踐奄也六服承德謂作多方定庶國蒐岐陽盟諸侯也自是太平四

十餘年刑措不用嗚呼盛哉

蒐于岐陽 左氏曰成有岐陽之蒐杜氏曰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外傳曰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

六年董正治官制禮作樂 大傳曰六年制禮作樂

書周官篇曰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當在多方之後

蓋歸自奄以來也大傳所謂六年制禮作樂也成王東伐三年于外至是外患平而太平之典舉矣四征弗庭蓋黜商伐淮踐奄也當時兵威所及不止一國故曰四征言其四方征討弗庭謂不來庭之國也一云庭平也

直也征弗庭所以安全中國故曰綏厥兆民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謂多方誥庶邦歧陽盟諸侯也六服中國諸侯在九州之内者若合九州之外言之則為九服矣宗周即多方所謂至于宗周謂豐鎬也董督也正齊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傳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後世外患既平鮮有不漸至衰亂惟聖人不然當天下無事之後則整理維持之功愈密此所以為聖人與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自此以下王曰凡二此以述置官立制之意後章則訓戒勉勑之辭若昔大猷謂順古者大道之訓而制治保邦于未危亂之時二句蓋古語然所以制治保邦者則在于建官定制得人以為之故下文詳焉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

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上述古語此曰字蓋成王自言也建官其來久矣雖唐虞亦稽之上古損益制宜而建為百職內則百揆以揆度百事四岳以察按四方外則州牧者一州之長各總其州國侯伯者大國之侯各率其屬國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和而萬物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而亦克用乂然此特制數耳大抵官得其人則治非其人則廢事邪則亂故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得其人而已傳曰有虞氏之官百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有六十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也夙夜常如不逮此聖賢不已之心敬德者求賢任官之本故成王先于己求之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自此以下頌周公官

制之大綱按文王世子則三公之職其來已久至此立定官制又以為首故曰立道者事理當行之路論則講明以究其極此所以稟君心也經則家比經理之謂燮和理治也陰陽天地之所以造化論道所以經邦經邦所以燮理陰陽蔡氏曰非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贊天地之化育者不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蔡氏曰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故曰孤化即經邦之運用陰陽以功用言天地以形體言三公純乎師故不曰弼而三孤則曰弼此公孤之分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此周公制禮先定六官之長然後各率其屬而六典之制次第以舉古者命官各因其事凡治事之長謂之宰故家相曰宰天子之相謂之冢宰冢長也大也猶云冢子也冢宰天官凡國之政事法制皆屬焉故曰掌邦治內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總攝之使歸于一故曰統四海異宜調劑之使得其平謂之均司專主也惟冢宰無不統自此而下則有專主矣徒人衆也司徒則主凡夫家之徒衆也故曰地官治衆莫大乎教故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人道之常司徒則布人道當行之則擾者勞而熟之之謂凡夫家徒役頒事任民保受教糾征役考比皆擾之謂也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禮莫大于祭祭莫切于宗廟于宗廟不敢言司又禮王者所重而春官四時之長故曰伯所以尊宗廟而崇禮也宗伯治

天神地祇人鬼之禮神祇皆曰神上下者尊卑貴賤等儀之禮和者使之不僭不逼各安其分也所謂有序則和也司馬夏官主兵政兵以車馬為重而莫急于馬故政官曰司馬六師即六軍也天子六軍司馬掌之自人臣之職言之故不曰六軍而曰六師師衆也即謂六軍之衆也平謂使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邦國各得其平也邦國之事皆政也而獨兵事謂之邦政政者正也征伐所以正人之不正者也故王政莫大于此司寇主寇賊之官也秋官刑官也不曰刑而曰邦禁禁止也所以止人之為惡也從木從示謂書刑于木以示之所以止人之為惡也至于刑則加之人矣聖人立刑蓋禁于未然至于刑之則不得已而然也呂氏曰姦慝難知故曰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冬官主空土之官凡土之曠田之未授者皆司空主之故分畫空土以待四民之受祿受田受肆受廛者時地利亦任空土而與其利也凡土之未授者皆司空

主之既授則司徒掌之矣故或者謂地官之屬疑是司空之屬者此也司空六十之屬周禮缺漢儒以考工記補之特四民之一事耳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周公既定六官之制其他屬官所掌之事則六卿詳定焉朝廷天下之本故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篇首言

六服者連要服而言也周禮職方有九服衛服之外有蠻夷鎮藩行人所掌六服則蠻夷藩鎮統為要服聖人詳内畧外不治夷狄職方極王化所至雖有九服而行人所掌限朝會之節止及六服周官之初又但止于五服焉王者安全中國不務遠畧于此可見然行人所掌侯服歲一見至要服六歲一見則六年而六服朝覲始徧此云五服一朝者謂六年之内五服朝覲俱徧也周官立大綱特舉其畧耳其詳則周禮續定焉不言要服

蓋此外有朝會不及者聖人不責之也又六年則十二年而王乃時巡則五服朝覲凡兩徧然此舉其粗耳周禮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外史考書名十有一歲同度量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此王者所以一道同風治天下之大經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以下皆訓戒之辭上章言法此章法外意也無此章雖有法不行焉此節言政令能謹則令出而必行能公則令出而民服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此節以學問為重蓋古人即學皆事學優則仕仕優則學所以日用常有餘裕蔡氏曰學

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涖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忽荒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措煩擾也　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缺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節言功業之本志不立則苟且而功不崇行不勤則作輟而業不廣不果斷則失機會而後反艱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此節教士大夫以守爵位之道也位以行道非期于為驕祿以養廉非期于為侈故貴于恭儉以為德恭則自不驕儉則自不侈矣然恭儉必實得于中而無行其偽也偽而為之無不敗者蓋作德則表裏如一不事强矯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匿覆藏欲蓋彌彰故心勞而日見其拙爾居寵榮之時思危辱之禍則無不謹畏而不敢驕侈凡不知謹畏則驕侈妄行禍至無日而反入于可畏之境矣此教之以制行設心之法至真至切之方如此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治非可以一人為亦非可以一時止故在于推賢舉能焉推賢遜能

謂其一時更相推遜也舉能稱人則謂其遞相引類也和則政事如出于一舉能其官則事功亦猶出于己爾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三事謂公孤蔡氏謂三事即立政三事公孤位尊德重不待戒勑愚謂當時諸公雖不待戒勑然王者立法非為一人一時也故于定制之初誥命之終而通告之

履祥按周官一篇周公定制之大綱也其禮制紀綱與其時士大夫風俗可想見矣然是篇周禮之經也周禮其猶周官之傳與周公制禮先定公孤與六官之長使分職而率其屬自是衆職之纖悉皆當時六卿分制之而周公總定之也顧周官周禮其間有不合者則其後因時裁定詳畧之間不無損益而大畧無甚異矣先儒曰周禮之書亦立制度焉耳承襲之舊權宜之法要亦不盡出于周禮也周禮之篇端皆

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則書成于營洛之後也然成王未遂居洛況盡用六典之制乎或又曰周禮者首尾未成之書也惜哉

資治通鑑前編卷七